

戴其林 著

铸魂

ZHUHUN · ZHUHUN

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铸魂

戴其林 著

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铸魂

戴其林 著

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湾仔卢押道20号其德大厦808室)

河北邢台市印刷厂印制

850×1168 32开本 10印张 250千字

2001年8月第一版 200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962-85529-6-1/D·1728

定价:18.6港币(人民币:18.6元)



作者于武汉

**谨以此书
献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
志士仁人**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政治色彩较浓的语言,记述了我国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教育战线上教育工作者的群体故事,主人公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拼搏进取、成长的过程。本书始终以自然之花陪衬“祖国的花朵”交相辉映为意境,表现了辛勤园丁对事业和学生的酷爱。小说以爱情与事业的矛盾冲突作为主线,展开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了主人公的复杂的思想和独特的性格。主人公为了事业先后与三位少女有恋情又绝情,那么他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局如何呢?只有读完小说才可见分晓。

引 子

华夏大地，经历四千余年铸造的国魂，虽遭受大跃进烈火般的洗礼，重创之后，仍至善至美地扎根于这一文明古国。但是，作为国魂群体的各个人的灵魂，在这一“伟大”的洗礼过程中，它们或相互冲撞摩擦，尔后融洽和谐；或相互对立尔后发生转化；或相互出卖，尔后同归于尽……而这部小说是叙述在教育战线上的主人公的幼稚灵魂，在这一过程中，又遇到如此错综复杂的爱情、师情、友情、亲情的纠葛，它受到压抑，受到戏谑，受到摧残，最终在烈火中锻炼，淬大中坚强，呵护中成长，升华为纯真的人类灵魂。

这颗灵魂降落在华北大平原上，但他一直酷恋着大山。那么小说就从他进山写起吧。

目 录

引 子

上 卷

一 赴任	3
二 校园	10
三 校情	16
四 盛会	28
五 整改	43
六 师心	61
七 苦恋	72
八 风波	86
九 保尔	99
十 败北	109
十一 换师	120
十二 罢官	132
十三 敬业	140
十四 拜师	146
十五 探密	153
十六 辩正	160

十七 绯闻	166
-------------	-----

下 卷

一 死谏	179
二 疏导(上)	191
三 疏导(下)	199
四 案发	207
五 调离	216
六 书痴	226
七 请纓	232
八 创新	238
九 毕业	247
十 友情	259
十一 平反	266
十二 英魂	270
十三 重圆	281
十四 回归	291

教书匠写教书匠的一部力作

——简评长篇小说《铸魂》	师 言 304
--------------------	---------

后 记	308
-----------	-----

编 后	309
-----------	-----

上 卷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
痛者和幸福者？

——鲁迅

(一)赴 任

大跃进的号角在万里长空鸣啸，亿万人的狂热膨胀尚未降温。这年中秋的太阳抑是忿怒抑是有意戏谑，常常特别燥热，路人像是在土高炉边烘烤一样汗流浹背。你看，这天太阳红着脸冲出东海面跃上东南天边，眨眼成了巨大的玛瑙盘，射出咄咄逼人的万道光芒。一位青年小伙儿下了火车，取了行李急匆匆地奔波十数里进了N县县城，寻到了县文教局。把行李放在门口内一侧，才想起抹了一下脸上的腻汗。

一位弥勒佛式的人物迎接着他。

“啊哈！年轻人你是从教育厅来的吧？刚接到电话，才知道你来报到。哦，你叫——对对对！叫秦好学。我是白局长。”白局长用发面团似的手拍着他那油光发亮的南瓜脑袋，“上岁数喽，健忘哟。嗨嗨！光顾说话喽，小秦，请坐。”

秦好学坐在办公桌旁边的凳子上，下意识地用汗衫衣角抹了一下脸。幸亏白局长正给他倒水，没看见。

“这么早就从省城赶来，太辛苦喽！”白局长圆滚滚的大脸上裂开两道细缝，小眼珠在缝隙间不住地滚动着，总是显得笑容可掬，于是那豆腐渣脸更加疙疙瘩瘩的了。八字眉清晰浓重地挂在宽阔的前额下沿，显出非常体贴同志的样子。

“白局长，谢谢您。”秦好学抓起搪瓷茶缸一饮而尽。“老毛病了，无论干什么，总是赶早不赶晚。”

“你的情况，我略知一二呢，嗯，前些天，省教育厅高璞副厅长来电话说，师院毕业的小秦，留到厅里，厅里组织他们几个大学生到下面搞点中小学在大跃进中的教学情况。准备留他们在厅里工作。可秦好学偏偏打诌，愿到艰苦的地方从教。说是在毕业分配会上向全

院师生发过誓的。年轻人的心可理解嘛,下来锻炼锻炼也好。太行中学是省宝塔中学,高副厅长就给我传了小道消息,要我们立即去地区教育局提你的档案,我和太行中学董副校长马不停蹄地去了。嗯,这不,你的档案就在这里。”他用胖手拍压着案头上的档案袋接着道,“我看过了,高才生哟,人才难得哟。你想,高璞副厅长如此赏识器重你,我能慢待吗?况且哩,咳,咱们的出身,童年的遭遇一样哩。唉!出生在旧社会嘛,你逃荒到东北,我逃难到过山西。日本投降后才回老家。春天种地,夏天割草,秋天拾柴,冬天拣粪,苦哇!咳,多亏共产党哟,土改时参加了工作,学文化,自学成才呢。不如你一帆风顺,上中师,进师院,成了堂堂的大学生喽!”白局长滔滔不绝地唠叨着,站起来迈了几下鸭子步,转身亲昵地轻轻拍着秦好学的肩膀。

秦好学惊愕地站起来,木鸡似的。心里说,白局长的童年经历同我自传里说的几乎完全一样,是偶然巧合,还是有意戏谑于我?管它呢,反正自己的出身、经历,在党旗下还是光荣的一页呢?

白局长像喝酒似的吸溜了一口嘴里的唾液,伸脖梗儿咽一咽,又道:“今后就在我手下工作了,小伙子,嗯,好好干吧!有作为哩,我不会亏待你的。”白局长心里嘀咕,高副厅长器重的高才生,我敢轻慢?什么也大跃进哩,风云变幻莫测,人世沉浮。这小伙子说不定哪一天飞黄腾达,就是调回省厅当干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秦好学瞥见白局长的两眼细成一道黑缝,便说道:“白局长,趁天还凉快,我去报到了。”

“别别!可别!”白局长摆着手,努力睁睁眼,那泡泡眼险稍微开启些缝,“我给招待所打个电话,住两天,逛逛小县城。”

“白局长,不用了。‘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宝贵。”

“那好,我给中学打个电话,来接你。”

“没啥东西,自己走。指点给路就行了。”

秦好学这一性格特点,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孕育,有了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支配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强化了他的超前意识。他老家在冀东平原冀运河畔。民国32年逃荒到东北,父母双亡。日

本投降后,老乡把他和两个哥哥带回老家,寄居在叔父家。一年四季哥仨像田鼠一样忙个不停,夏割草,秋拾柴,冬拣粪。秦好学很要强,他8岁的孩子,一捆青草如果超不过10岁的二哥,决不背回家。后来,解放区搞义务教育,他进了本村小学,可是他成了大龄小学生,农忙时还不断辍学干活儿,冬天再进小学,晚上跟着老师睡,补课学习到更深半夜。考上完小,成了标准的大少年。当班长,敢负责,同学们戏称他“包黑”,老师课堂上提问题,门门他先举手,一答就对。同学们惊异地称他“通天仙”。但是他不满足,他决定越班升学!小学时的刘老师知道了他的心愿,给了他一本《升学指导》,他日夜捧读,习练。半年完小结业,他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县师。别人说,上县师出来当老师。他说,当老师有什么不好?我们小学的老师多好哇。是的,他的启蒙老师,诲人不倦,敬业精神,深深印在他那少年的心灵里,他太爱他的老师啦,当老师!考上县师,录取第几名他不得而知。第一学期他考了第二名,和第一名只差零点三分。超!这之后,秦好学考第一名的时候居多。再往后,全凭着国家助学金读完了中师、师院的全部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迎来了未来的教育事业。所以,他要把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像他的启蒙老师一样,无私地奉献给伟大的教育事业,培育后人,以作回报,不超越前进,行吗?

说走就走。秦好学背上行李便上路了。

这座县城处于京广线西十余里地,已接近太行山区的丘陵地带。秦好学背着行李,拎着绿色帆布宽提包,出了城北门,上了土石公路西行二里许,公路和白沙龙河伴行。前面河床窄处有座大石桥,公路穿过此桥拐向河北岸,伴河弯弯曲曲向太行山脚下延伸而去。桥下流水淙淙,并不深,秦好学蹲下来,捧上水往头上脸上一洒,清凉痛快极了。过桥?何不趟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虽没大浪,倒也可一试深浅。嗨嗨,最深处也不过没膝。可惜可惜!趟过河,回头,见一群小青鱼像是嗅到他的脚臭,还是要欢送他一场,翘首摆尾地冲着他,而后倏地消失到深水之中了。他一阵惬意。

他顺河西行,两岸是一大段平原阔地。棉花像天上的云似的一

片雪白，棉絮从炸开的棉桃壳里坠出二三寸长，好像一茬也未摘过。红薯棵拱着脊背，龟裂开道道大土缝，大块大块的薯块沉睡着。花生秧子叶上生了密密麻麻的褐色斑，啊，米儿饱满了，该刨了。秦好学看着看着，哈哈大笑起来。好一派丰收景象！

再往前走，开始爬坡。迎面是一座数十米高岗子，白沙龙河被这鲸鱼似的岗子截拦，逶迤弯转而南，土石公路也相随而去。秦好有个脾性，宁可艰难奔波险恶的路径，也不肯舒适、悠闲地游走那弯曲的平坦大道，于是他抬眼看看通天小径，加油，冲上去！他的负重比不上 20 公斤越野赛，彪悍的小伙子，越野赛第一，这算不了什么。他一口气就冲上了岗顶。太阳也快压到他的头顶了，着实有点大汗淋漓了。他放下行李、提包，伫立岗脊，往西山坡下观望。山脚下的那个山坳处，有如半拉子大浴盆，装着一抹深绿，像座庄园。绿荫隙间袒露着断断续续的灰墙红瓦。准是，就是太行中学！目测，五里开外十里之内。他把目光再收到岗下，只见四个男女拽着一辆排子车蜗牛似的爬上来。话说到了跟前。

“您是——新来太中的老师吧？”那女学生抢前一步，大胆冒昧地问道。

“是的。”秦好学用手掌抹拉着脸上的汗水回答。

那女学生得意洋洋地高声道：“按我的建议，走对路了吧！要走公路绕大弯就和老师错车了。”说着向秦好学耍了个鬼脸，好像说，看我多聪明。

“看咋样，咱们一接就来了嘛。”那中年教师冲着女生喃喃道。

秦好学的目光落在中年教师身上。这中年人四十上下年纪，穿一身深灰色中式制服，躯体粗矮，梳着背头。由于心神过于劳顿，两鬓银丝缕缕。坎坷的生活经历，把他那少年时代丰满脸膛上的光泽很快抹掉了，换上的是浅皱和粗糙的面颜。生活的情趣倒给他的炯炯目光增添着欢乐的神采。

女学生见他们俩都在呆愣，便咯咯地笑了。说：“我来介绍介绍，这是俺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于文晋，在太中工作快十年了。论教学

可真是高山上打锣——四方闻鸣(名)哩。”

“张利敏,小广播,多嘴的鹦鹉!”于老师低声笑斥道。“于老师从来不自我表白,也不喜欢别人吹嘘自己。”

“我叫秦好学,往后于老师多多指教。”秦好学说着紧紧握住于文晋的手,并且抖了两抖。

于文晋早就打量好了这位青年人。标准的身躯,体态匀称轻灵。紫紫色的方脸盘略微削瘦而粗犷,粗重的剑眉微微竖起,不大不小的黑眼睛悠悠忽闪着,笑中透出憨厚、纯朴的性格。于文晋凭多年的经验,一眼就看出这青年人是个血气方刚的农家后生。

“局里打电话来着,说派了新老师。”张利敏抢先说,“俺们班今天勤工俭学——劳动!我就和这二位大男子哥来接。于老师说以后和你同事哩,住同舍,不接不过礼,就跟着俺们来了。”

秦好学很激动,深情地望望于文晋,看看学生们。还没当老师哩,就受到师生们的爱戴,说:“太行中学的师生太可爱了,还有,这里的环境也太美丽啦!”

“美丽的事多着呢,比方说吧,这里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张利敏跺跺脚,踏踏岗子问:“这叫什么岗?”

秦好学摇摇头。

“熨斗岗!”张利敏又仰仰头,努努嘴,“那叫什么河啊?”

“白沙龙河呗!”秦好学笑了,“因为它像一条龙。”

“是县里有人告诉你的,要不,你能猜准,我才不信哩。”

秦好学只好点头默认。

“老师,你说这里头有啥故事?”张利敏得意洋洋地讲述起来。

“传说还是大禹治水以前的时代呢。东海龙王的一个龙子犯了王法,龙王把它贬到太行山下受囚,它就发怒,成天价喷水,闹得河北大地一片汪洋。大禹治水以后,东海龙王把大水收回啦。再往后呢,这里往往常年断水,留下白茫茫弯弯曲曲的沙砾。小龙王在沙滩里受罪,便请求老龙王供给水。水一来呢,这河就瀑溢。再后来,小龙王的妹妹龙女来探视龙哥,发现龙哥睡觉腰间一道山脊,很不舒服。

她便取来神熨斗，发一股神火，烧热熨斗，一下子就把那山脊熨平了。龙哥才不烦躁发怒了。龙女呢就把熨斗放到这里。你看这岗子恰像个熨斗不？白沙龙河为什么在这里向南弯过去？这是龙女用熨斗把龙哥的身子往南推了推，弯了一下身儿，这样躺着还舒服些。”

大家一阵大笑。秦好学赞道：“你真机灵！”

秦好学仔细一看，白沙龙河像一条白练，公路则像一根黄带子，被熨斗岗顶弯成向北开口的“C”形。

哼，龙哥并不是不发脾气了。今年夏天水特大。依我看哪，不是太阳过热，就是土高炉们把龙子烤得熬不住了，一发怒，又喷出那么多水，几乎瀑溢！”

“莫瞎说！”于文晋盯住张利敏呵斥道，“咱们拐回吧！”

“好——好好！恩师，我不说了。”张利敏把小嘴一撅，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旋即又笑出两排玉牙。弯腰伸手摸摸行李，惊道：“秦老师，就这么点点家当？”

“不！还有一个大百宝箱。”秦好学用手比划出一个二尺见方的大空间，神秘地一笑。

“杜十娘百宝箱？”张利敏仰头张口有点愕然。

“比杜箱还宝贵！”

“贵得很？装的什么？”张利敏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宝书！”

“啊——！宝贝，宝贝！”

“好啦，好啦！走吧。”于文晋催促道，“好问，回校问个够。”

“谨遵师命。请二位恩师上轿——！”

秦好学不上车子。

“就得上，俺们搞大跃进拉车来回不放空。请老师能步行？”张利敏说着强行把三位老师推上车。“起轿——！”张利敏他们三个学生牵引着排子车推推滑滑地下了岗子。

进了太行中学，下甬路，进花墙，车子停在一排2号宿舍。

“请进咱们的宿舍。”于文晋谦和地示手。没再说什么。